

那天,下了一场雨

陈书鸿

下雨了,终于下雨了。当时我在屋里坐着,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先看见天光暗了,暗得有些蹊跷。因为这光不是渐次地暗下来的,倒像是谁扯了一匹灰黑的绸子,猛地将天罩住了。随即,窗外白杨树的叶子开始翻飞,露出底下银白的一面,哗哗地响着,仿佛每一片叶子都在拍手。我走过去推开窗,一股土腥气便直扑进来,这气味是熟悉的,像是大地张开了干渴的嘴,在呼气。楼下的老太太们在收着晾晒的衣物,互相招呼着往楼道里躲,那声音碎碎的,被风一吹,便散了。

雨来了。先是一颗两颗,打在干燥的水泥地上,印出铜钱大的水痕,瞬息又被蒸干了;后来便密了,斜斜地织下来,打在窗玻璃上,发出“嗒嗒”的脆响。空气里那层闷热的壳,仿佛被这雨点啄破了,凉气便丝丝地渗出来。我索性将窗子大开,让雨气迎面扑来。那雨点起初还

是疏疏落落的,渐渐地便连成了线,织成了网,将天地都笼罩在它灰白的帘幕里。

这雨,原是被期盼得太久了。入夏以来,天总是白晃晃地亮着,亮得有些霸道。太阳每日高高地悬着,将它的光和热无休止地倾泻下来,空气里仿佛能燃出火来。蝉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那声音也是热的,黏稠稠地粘在耳朵里,甩也甩不掉。

直到这天下午,这雨终于来了。

我下了楼,站在楼道口看雨。雨气扑面,竟有几分凉意了。院子里那几棵被晒蔫了的冬青,此刻正贪婪地吮吸着雨水,叶片一点点地舒展开来,绿得发亮。地上积水了,雨点打在水面,漾开一圈圈的涟漪,大的套着小的,一圈未平,一圈又起。有几个孩子忍不住,戴着帽子冲进雨里,踩着水洼,溅起高高的水花,大人在后面追着喊,声音里却带

着笑意。

雨渐渐小了,细成一丝一丝的,像谁在纺着看不见的纱。我往小区后面的小径走去。路旁的槐树叶子被洗得干干净净,雨滴顺着叶尖滚落下来,晶莹剔透的。树下有几株月季,被雨打得垂了头,花瓣上凝着水珠,倒比晴日里更见娇艳。一只蜗牛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背着它的“小房子”,在湿漉漉的石板上缓缓爬行,留下一道银亮的痕迹。我蹲下来看它伸出触角,试探着前方的路,那般从容,那般安详。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草木混合的清香,这香气是湿润的,厚重的,吸一口,仿佛将整个夏天的生机都纳入了肺腑。

入夜后,雨声更清晰了,像是有人在耳边低语。空气清凉如水,我躺在床上听雨。这雨声里有一种安宁的力量,它覆盖了城市的喧嚣,覆盖了白日的焦灼,将整个世界都拢在一个温柔的怀抱里。

布衣院士的精神坐标

金庆新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国防科技领域的“雷达巨匠”贲德,一件旧衬衣穿25年,让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的不只是朴素的生活习惯,更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刻进骨血的精神底色,也是当下年轻人最值得读懂的人生课题。

有些人总以为,功成名就就该配得上华服美食、优渥待遇,但贲德院士用自己的选择给出了另一种答案:他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热忱,都铆在了国防科技的阵地上。在雷达研制的那些年,他可以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野外通宵调试设备,可以为了突破技术瓶颈几个月泡在实验室,那些旁人眼里“苦行僧”般的日子,在他心里是最甜的事业。衬衣的补丁遮不住他胸前的功勋奖章,朴素的生活衬得他的精神世界金光闪闪——这份“把事业放在第一位,把物质享受放在第二位”的选择,恰恰戳破了当下“精致利己”“消费至上”的认知误区,告诉年轻人真正的成就感从来不是靠名牌堆砌出来的。

这种“把贡献给国家,把朴素给自己”的选择,从来不是个例。从“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邓稼先,到一辈子穿粗布装的袁隆平,再到一件衣服穿十几年的钟南山,这些撑起了民族脊梁的科学家们,从来不在生活待遇上费心思,只在科研攻坚上比高低。他们的朴素不是刻意作秀,是因为心里装着更大的追求——比起自己穿得好不好,他们更在意技术瓶颈有没有突破,国家的安全有没有保障,老百姓的日子能不能过得更好。

今天我们看着这件穿了25年的旧衬衣,不该只是发出一声敬佩的赞叹,更该读懂这背后的价值选择,校准自己的人生方向。当流量明星穿一次高级定制就上热搜,当“超前消费”的浮躁风气在年轻人中蔓延,贲德院士的旧衬衣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该追的“星”,最该弘扬的价值观。真正的富足从来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事业中,把个人的微光熔铸进国家发展的炬火里。这一件旧衬衣里藏着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是永远不该丢的传家宝,更是每一代青年人都要接好的精神接力棒。

诗品时空

期待一场凉

蔡厚炳

高温 昼夜不歇
将满腔热情
铺在广垠的大地
树叶 收起娇嗔
祈祷阳光收敛锋芒
宽阔马路 惶恐
任由灼浪一寸一寸
剥夺欢乐

那个熟悉的驼背
俯身清理杂草
汗珠从清瘦脸颊迅速坠下
砸痛稻田的肌肤
还有几滴
挤进杂乱的胡须里
侵扰里面藏着的沧桑故事

正值稻花飘香的季节
正是酷热横行的日子
老农 喉咙蠕动
淳朴真挚的祈祷话语
与干涸的泥土
再次碰撞

人参与泥鳅

姜舟林

今年春天,有朋友去东北旅游,特意帮我捎回一盒林下参。木盒子做得沉实厚重,描金的纹样衬着烫红的药材名,盒面印着“补气血、益心神”的字样,看着就金贵。我原想着等碰上合适的高度小米酒,就把这参泡成药酒补身子。哪承想一放就是半年,盒子上都落了层薄灰,始终没找到拆封的由头。

前几天下了场透雨,雨后老家邻居拎来小半桶泥鳅,个个活蹦乱跳,放在手里滑溜溜的还带着泥腥味。我当天上午就收拾干净,用黄豆酱慢火焖了半铁锅,酱香味裹着鲜气飘得满屋都是。就着热米饭连吃两顿,前阵子搬家攒的疲惫、闷在胸口的燥气,竟像被这鲜气熨得服服帖帖,整个人都松快了一半。

忽然就觉得这事儿有意思。人参是公认的百草之王,长在深山背阴的坡地里,得熬够十几年的日月风霜才能采挖,论价钱这一盒能抵得上百斤泥鳅,可真要论起消解疲惫的本事,怕是十根人参也未必比得过一碗热乎的酱焖泥鳅。

人这一辈子,好像总在追着“人参与泥鳅”跑。读书的时

候铆着劲要考最高分,哪怕熬到眼睛发红也不肯落下半分;工作的时候盯着最高薪的岗位,为了项目达标连熬几个通宵也是常事;就连出门吃顿饭,都要选哪里农家饭庄最好。好像攥着点旁人眼里金贵的东西,才算没白活。可追着追着就容易忘了:你苦熬半年多拼来的项目奖金,未必比得上小时候蹲在渠边摸一下午泥鳅,满手是泥却笑得直不起腰的开心;你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名牌包,提在手里怕刮怕碰,未必比母亲亲手缝的粗布兜用着顺手,装什么都不心疼;一生最念的,还是家里灶上温着的那碗加了葱花的泥鳅汤,鲜得人连喝三碗都不够。

我之前认识个老中医,说治病最忌“虚不受补”,身子弱的时候硬塞人参,非但补不进去,反倒要出问题,不如先喝两碗清粥,就两口清爽的家常小菜,把脾胃的底子养扎实了再说。其实过日子也是这个道理,别总盯着那些悬在半空中、够着费劲的“人参与泥鳅”,脚边泥里藏着的泥鳅,摸起来滑溜溜的不显眼,煮好了鲜香扑鼻,才是真真正正能落进胃里、揣进心里的踏实。

早些年,总有人把“要往上走,要做人上人”挂在嘴边,好像甘心活成泥鳅就是没出息。可你看泥鳅多好,不用挤着抢着往高处钻,泡在软乎乎的泥里就自在,饿了吃点腐殖质,闲了浮上来吐个泡泡,天塌下来有厚厚的泥层接着,活得比谁都舒展。人参与挑阴凉的坡地才能长,得人精心伺候着不被虫咬不被晒,才能攒出药效,泥鳅随便扔个水沟里就能活,真要论起生命力的韧劲,谁比谁金贵还说不定呢。

当然,也不是说人参与不好,真要是身体虚得厉害,该补的时候自然得补。怕就怕你明明就好一口酱焖泥鳅的鲜,偏要皱着眉啃别人说金贵的人参,补没补进去不知道,反倒先委屈了自己的舌头和肠胃。

活到六十多才明白,日子从来没有高低贵贱的分别。你觉得人参与好,就踏踏实实种人参与、养人参与,没必要笑话摸泥鳅的人一身泥;你觉得泥鳅香,就痛痛快快地摸泥鳅、吃泥鳅,也用不着眼红人参与精致的包装盒。说到底,什么都不如自己吃下去舒服、过日子顺心来得重要。